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

漂流三部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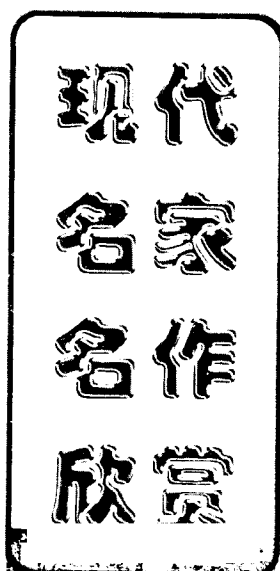
郭沫若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漂流三部曲

郭沫若 著



主 编 程 源 均

副主编 程 源 均 李 华

台海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洋 谢 香

封面设计:郑炳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名家名作欣赏 第1辑/《现代名家名作欣赏》编委会编。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1999.2

ISBN 7-80141-040-8

I. ①现… II. ①现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8258 号

台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

邮编:100009

河北省满城县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6 印张 1600 千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书号:ISBN 7-80141-040-8/4·22

定价(全八册)96.80 元

前 言

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。1892年11月16日，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者的家庭。他学名开贞，号尚武。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，他各取家乡沫水和若水的第一字合为“沫若”，用它作自己的笔名。

郭沫若对于文学发生兴趣，甚至开始语体诗的尝试，是1919年9月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上发表诗作。如他所说，“在一九一九与二〇年之交，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”。1921年8月出版的《女神》，收集的主要是这个时期的诗作。1922年5月，《创造》季刊在上海创刊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郭沫若失去行动自由，于1928年2月，化名乘船离沪去日本，开始十年流亡生活。在极端困难条件下，他积极支持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。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》、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、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、《金文丛考》、《古代铭刻汇考四种》等多种专著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郭沫若“别妇抛雏”，只身离日潜回祖国。1940年10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，郭沫若担任主任。他完成了《十批判书》、《青铜时代》等重要史学论著。从1941年底到1943年4月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，他相继完成了《棠棣之花》、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高渐离》（原名《筑》）、

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六个多幕历史剧。这些取材历史的文学创作，体现了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，同时也表现了借古讽今的鲜明特色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郭沫若以主要精力从事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，仍然写不少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，出版了诗集《新华颂》、《百花齐放》、《长春集》、《东风集》、《骆驼集》，历史剧《蔡文姬》、《武则天》，史学著作《奴隶时代》等。

郭沫若还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。从1919年的《牧羊哀话》到1947年的《地下笑声》，共有近四十个中、短篇。大多数作品具有“自叙传”特点，人物有着作者某些经历的影子。更多的是借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，使作品具有浓郁抒情性。《漂流三部曲》和《行路难》是作者走到“人生的歧路”之际的作品，主观色彩鲜明。主人公耿介率直，坦露性格中包括弱点在内的一切方面。他愤世嫉俗，但固守高洁，坚持奋进的特点，使作品虽充满感伤情调，却也能给读者积极的思想影响。

郭沫若前期的小说中也有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，它们同样具有将作者的主观化入历史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。如《司马迁发愤》、《贾长沙痛哭》中，作者感同身受地但又历史地具体描写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心态，穿托了作者的情思。

郭沫若既是杰出的文学家，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古文学家，同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他才华横溢，各种体裁，几乎无所不能，创作甚丰，特别是他的诗歌和历史剧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

郭沫若 像

目 录

漂流三部曲	(3)
Löbenicht 的塔	(38)
孔夫子吃饭	(50)
创造十年	(53)
创造十年续篇	(71)
跨着东海	(84)
由日本回来了	(108)
洪波曲	(119)
孔雀胆	(143)
孔雀胆归宁	(245)

漂流三部曲^①

歧路

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。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，将要到门的时候，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凑，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。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，但又迟疑了一会，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。

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，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，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。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，在脱叶树下彳亍。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，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，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。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，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。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，增涨他的心痛的，今天却也没呈现在他的眼底了。他直视着前面，只看见一片混茫的虚无。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，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

① 本篇共分三部，其中《歧路》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初《创造周报》第41号；《炼狱》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16日《创造周报》第44号；《十字架》最初发表于1924年4月5日《创造周报》第47号。

的黄海上飘荡。

——“啊啊，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。”

他这么自语了一声，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，几乎脱眶而出了。

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。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才离开了上海的。

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，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，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。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。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，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，好容易等他毕了业，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。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，或者可以活动一回，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，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他回到上海，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去了，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，连橡皮管也堵塞得不通气息了，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，他只谄说没有自信。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，他竟以不置签复的方法拒绝了。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，回到上海来，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，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，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，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，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，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，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。他在学生时代，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，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，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。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，自己虽是恬然，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。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，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，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。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，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。

——“行医？医学有甚么！假使我少学得两年，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，医梅毒用六零六，医疟疾用金鸡纳霜，医白喉用血清注射，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，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……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，屈指数来不上双手，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痂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！多我一个有甚么？少我一个又有甚么？”

——“医学有甚么！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，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。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，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。医学有甚么！有甚么！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，我宁肯饿死！”

——“医学有甚么！能够杀得死寄生虫，能够杀得死微生物，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掉吗？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；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斩断；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，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，加点裹缠。……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！博爱？人道？不乱想钱就够了，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！……”

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，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。

他女人说：“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。”

他说：“要那些倒不如做强盗，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，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。”

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，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，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。

他的女人没法，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，但是终究苦于生活的压迫，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。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，再回上海来，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。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，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。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，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，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。

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，昨天忙了一天。昨夜收束行装，又一夜不曾就睡。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，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。起程时，街灯还未熄灭，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。车到黄浦滩的时候，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，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，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。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。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，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。

——“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？”

——“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，有些是到外国去的。”

——“哦，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。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？”

——“还远呢，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。”

他同他的大儿对着话，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：“我不要到日本去，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。”

——“二儿，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，在那海边上呢。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。”

——“唔，拣金蚌壳儿呢，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。”

他一路同他儿子们对着话，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。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，还要带些行李，上船下船，上车下车，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？昨天买船票的时候，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。“啊，别人都还要惊讶，难道我做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？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，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，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。啊，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在船上去补票罢。是的，在船上去补票罢。……”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。“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，自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？有那三四十块钱，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，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，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。好在同船的T君照顾，我还是不能去。唉，我还是

不能去。”——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。他下决心不去了，但又悬想到路上艰难，又决心要去。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斡。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，默默不作声息。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，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，但不久也就像在摇篮里一样，安然地在他母亲怀中睡熟了。

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，车到汇山码头了。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，尾艙上现出白色的“长崎丸”三字。码头上还十分悄静，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。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。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之后，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。孩子们快乐极了，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窥水，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，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。最小的婴儿却像和他惜别一样，伸张起两只小手儿，一捏一捏地，口作呀呀的声音，要他抱抱。他接在手中时，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。

——“日本的房屋很冷，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，该多烧一点火盆。”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。

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，好像自语一般地说道，这回回去，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，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。

——“这回回去，无论如何是应该雇用女工才行。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罢？”

——“总可以雇到罢。”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。“听说自从地震以后，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。但是福冈又不同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，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。”

——“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，……”他这么说了——一半，但他在内心中早孤疑起来了。找钱？钱却怎么找呢？还是做

文卖稿？还是挂牌行医？还是投入上海 Zigoma 团^① 去当强盗呢？……

——“福冈还有些友人，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。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，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。”

——“放着三个儿子，怎么放得下呢？”

——“小的背着，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，总比在上海好得多呢……”

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。他的女人伸长过颈子来，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。他和孩子们也一一接吻过了，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。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见人，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，是起来迟了？还是改了期呢？动身的时候，悔不曹去约他。他跑出舱来看望。

T 君的船票，是他昨天代买的，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。他一方面望 T 君来，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，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。走出舱来，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，有的脱帽招摆，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。远远望去，一乘马车，刚好到了码头门口。啊，好了！好了！T 君来了！车上下来的果然是 T 君。他招呼着上了船，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。船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。“我怎么样呢？还是补票吗？还是上岸去呢？”他还在迟疑，他女人最后对他说：“我们去了，你少了多少累赘，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，最好是做长篇，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。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。樱花开时，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，转换心机也好。”

他女人的这些话头，突如其来，好像天启一样。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，音乐的声音，又响彻了他的心野。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：“哦，我感谢你！我感谢你！我的爱人哟，

^① 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。（作者自注）

你是我的 Beatrice^①！你是我的 Beatrice！你是我的！长篇？是的，最好是做长篇。Dante^② 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《神曲》，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，使你永远不死。啊，Ava Maria！Ava Maria！^③ 永远的女性哟！……”他决心留在上海了。他和 T 君握手告别，拜托了一切之后，便毅然走出舱来。女人要送他，他也叫她不要出来，免惹得孩子们流泪。

几声汽笛之后，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，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。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，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。“啊，长篇创作！长篇创作！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。书名都有了，可以叫做‘洁光’。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，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？啊，那种光辉！那种光辉！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？Ava Maria，Ava Maria……永远的女性！……Beatrice……‘洁光’……”他直到走上了电车，还隐隐把手接吻了一回，投向黄浦江里去。

长期的电车把他心中的激越渐渐缓和，给予他以多少回想的余暇了，他想到他历年来的飘泊生涯，他也想到他历年来的文学成绩。“啊，我的生活意识是太暧昧了。理想的不能实行，实行的不是理想，逡巡苟且，混过了大好的光阴。我这十年来，究竟成就了些什么呢？医学是不用说了。虽然随着一时的冲动做过些诗文，但那是甚么东西哟！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样能够足以自恃！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够足以自慰呢？啊，惭愧！惭愧！真是惭愧！我比得甚么 Dante！我比得甚么 Dante！我是太夸诞了！太无耻了！啊，我是……”他这么想着，又好像从灿烂的土星天堕

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（从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家）作品《新生》中所写的爱慕的女性。

② 但丁（作者自注）

③ “福哉圣母！福哉圣母！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，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。（作者自注）

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。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，成了他莫大的重担。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，又成了精卫的微石^①了。他的脑筋沉重得不堪，心里炽灼得不堪，假使电车里没有人，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。

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本来是他几年来的深刻的经验。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，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，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。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，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。愈感不足，他愈见烦躁，愈见烦躁，他愈见自卑。直到现在，他几乎连笔也不能动了。“自己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？一知半解的评论，媒婆根性的翻译，这有甚么！这有甚么！同情我的人虽说我有‘天才’，痛骂我的人虽也骂我是‘天才’，但是我有甚么天才在那儿呢？我真愧死！我真愧死！我还无廉无耻地自表孤高，啊，如今连我自己的爱妻，连我自己的爱儿也不能供养，要让他们自己去寻生活去了。啊啊，我还有甚么颜面自欺欺人，忝居在这人世上呢？丑哟！丑哟！庸人的奇丑，庸人的悲哀哟！……”他想起 John Davidson^② 的一首诗来。诗中叙述了一位贫苦的音乐家，因为饥寒的缘故把他最爱的妻孥都死掉了，他抱着皮包骨头的他妻子的残骸，悲痛地号哭道：

We drop into oblivion,
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;
My work, this woman, this my son,
Are now no more: there is no Good.

这节的意思是：

① 《山海经》《北山经》：“发鸠之山有鸟焉，名曰精卫。……常衔西山之林石，以堙于东海。”《述异记》：“炎帝女溺死东海中，化为精卫，每含西山石填东海，一名冤禽。”《博物志》：“炎帝女溺死，化精卫，与海燕为偶。生子雌曰精卫，一名冤禽，雄曰海燕。”（作者自注）

② 十九世纪苏格兰诗人和剧作家。（作者自注）

我们滴落在忘却之中，
同去培养那荒外的焦土；
我的作品，我的妻，我的这个儿，
都已没了：谁说有甚么天主。

他应着电车的节拍，默念起这节诗，他觉得好像是从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样。但是他又一回想，他自己究竟没有这音乐家的真挚。音乐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纪念而世人湮没了他，他可以埋怨世人，埋怨上帝，但他自己有甚么资格足以埋怨人，足以埋怨一切呢？自己的妻儿是由自己抛撇了的，怨不得天，怨不得人！音乐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残骸痛哭的真情，悲痛之极终竟随他的妻儿长逝了。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，妻子向东，他自向西，妻子在飘渡苦海，他自己却是留在这儿梦想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攫吗？他一想到这儿，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儿回去。“我为甚么不在船上补票？我为甚么不去和他们同样受苦呢，啊，我这自私自利的小人！我这责任观念薄弱的小人！……”

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。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，他就好像埋没在坟墓里一样。他没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，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，好像有甚么比死还厉害的东西在埋伏着的光景。他掉头就跑出来，跑到这静安寺路旁的街树下蹩走着了。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凝视着前面，街面上接连的汽车咆哮声都不曾惊破他眼前的幻影。他走到沧洲别墅转角处便伫立住了，凝视着街心的路标灯不转睛地看。他的儿子们平时散步到这儿来最爱留心注视的。他立了一会，无意识地穿过西摩路南走，又走到福照路止来，走到圣智无碍路。他又蓦然伫立着了。去年夏秋之交的时候，有一次傍晚，他曾引他的两个大的孩